内江縣文史資料

〔第五期〕

内江县志编纂委员会
政协内江县委员会编

一九八三年六月

张大千先生逝世特辑

电闻 〔新华社四月二日电〕、〔美联社台北四月二日电〕、〔法新社台北四月二日电〕……（1） 〔中国美协，张大千家属的唁电〕、〔张大千葬礼在台北举行〕、〔张大千遗体火化情况〕……（2）

悼念 悼念张大千先生（吴作人，4） 张大千先生的生平和艺术（黄苗子，5） 深切怀念我们的爸爸——张大千（张心智、张心瑞、张心庆，6） 回忆父亲张大千（萧建初、张心瑞，8） 隔海遥望悼大千（刘庆林、张春声，9） 不信故人今化鹤，临风遥祭哭南都（孔庆生，10）蓉、沪、京举办张大千遗作展览（11） 张大千画展参观记（川台、川报记者，12）〔挽联五则〕，〔挽诗词八首〕（13、14）

懿行 绘作《荷花图》，献给毛主席（15） 张大千、毕加索两位世界大画师的会见（15） 张大千与范振绪老画师的珍贵友谊（马耀南，16） 著名国画家周怀民回忆与大千的交往（刘肇宁，17） 我所知道的张大千（郑逸梅，17） 大千先生的一帧'戏画'（俞振飞，18） 张大千怀念巴蜀山水 （古继堂，19）

·江城书画航· 三、大风堂前缅爱翁……邱笑秋 （21）

·汉安诗词丛话· 七、大千先生的爱国怀乡情思 八、大陆友人对大千先生的怀念……笑楚、洪庐 （22）

·人 物 篇· 记乡贤张大鼎学士……吴星海 （24）

▲附图五幅：张大千遗像、为《内江县志》题字、画页…… （封二、封三、封底）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电闻

著名国画家张大千在台北逝世

〔新华社北京4月2日〕台北消息，著名的中国国画大师张大千因糖尿病、脑血管硬化和心脏病复发，医治无效，于4月2日晨在台北病逝，终年八十四岁。

张大千于1899年生于四川省内江县，1948年侨居国外，后回台湾居住。

（1983、4、5，《人民日报》）

【美联社台北四月二日电】 把现代美术和中国古代美术形式融合一体而成为中国最杰出的画家之一的张大千先生，今天因患心脏病，在台北荣总医院逝世，终年八十四岁。

跟专画某一些景物的大多数中国大师不同，张能画各种各样的传统题材——风景画、花鸟，特别是擅长画荷花，而且人们认为他是一个能把最简单的景物画得栩栩如生的大师。

一九五八年，纽约国际美术委员会颁发给他美术大奖。他的许多作品在许多艺术馆长期展出，其中包括巴黎博物馆三十年代购得的一幅画《荷》。

张生在四川省，当年曾被誉为神童。他九岁的时候，在他妈妈的指导下，开始学习中国古典作品和绘画。

张在二十五岁时曾到一座寺院出家当和尚，半年之后还俗，但仍保留了他的“大千”这个法号。

张大千后来到日本同他二哥张善孖会合。他哥哥也是个画家，以画虎而负盛名。去京都期间，张大千专心攻读绘画，研究染织。

【法新社台北四月二日电】 最著名的现代中国画家之一张大千逝世消息传出后，他的画的价格立即上涨了。甚至有消息说，他的画在他住院期间数次提价之后，现已停止出售。张大千到世界各地旅行后定居巴西，一九七九年移居台湾。他因为临摹了敦煌壁画而出了名，他的最后一幅画是一张景色秀丽的庐山素描。因为他从未到过庐山，他是根据从到过这个避暑胜地的人们那里搜集到的印象来画的。他对这幅作品还没来得及作最后润色，便住进了医院。这幅画长三十六英尺，宽九英尺，曾在历史博物馆展出，一直到昨天为止。

（1983年4月4日《参考消息》）

张大千女儿哀悼父亲逝世

《四川日报》1983年4月6日讯： 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在台北逝世后，他在四川省的女儿张心瑞、张心庆、张心裕于昨（五）日给在台湾的母亲徐雯波女士发出唁电，表示深切哀悼。

唁电说，惊悉爸爸不幸逝世，儿等心如刀绞，痛断肝肠。今年初，听说爸爸已完成巨幅大画《庐山图》，儿等为老人家精力旺健，无比高兴。半月前，突闻爸爸病重住院，儿等又泪含满眼，忧虑万分，曾几封书信问安，遥祈老人家病体早痊，健康长寿。殊不料，噩耗惊传，老人家竟丢下儿女，溘然长逝，怎不叫人悲痛欲绝？！

唁电说，孔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爸爸含辛茹苦，，将儿等养育成人，恩重如山。今海峡阻隔，思念天涯。儿等生不能为老人家尽孝，死不能为老人家送终，只能引领东溟，痛哭长天。伏望母亲大人节哀，珍重玉体。（外轩）

中国美协电唁张大千逝世

吴作人等对著名中国画大师逝世表示哀悼

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　中国美术家协会昨天打电报给张大千先生的家属，对著名中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病逝表示哀悼。

唁电说，惊悉大千先生在台北不幸病逝，至感悲恸。先生中国画艺成就杰出，向为人所仰慕，他的逝世是中国美术界一大损失。特电致哀，以表海内朋友念慰。

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　著名画家及张大千先生的生前友好和学生吴作人、刘开渠、刘海粟、叶浅予、李苦禅、何海霞、黄永玉，今天联名致电台北张大千先生的家属，对国画大师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唁电说，惊悉大千先生不幸病逝，至为哀恸。先生终身为艺术献身，为国内外所崇敬，他的逝世是艺坛一大损失，仅致深切哀悼并向家属慰问。

1983.4.6.《人民日报》

国画大师张大千葬礼在台北举行

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台北消息：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的葬礼昨天在台北举行。

葬礼结束后，遵照张大千先生生前遗愿，将他的骨灰安厝在他生前住所"摩耶精舍"梅丘的石碑下。

据台湾报纸报道：张大千先生曾在1979年4月12日立下遗嘱，将他自作的书画全部分为16份，由他的妻子和子女，包括留在大陆的妻子和子女均分。

（1983年4月19日《人民日报》）

张大千遗体火化情况

〔台湾《联合报》4月15日报道〕 在家人哭泣，亲友哀悼的感伤气氛下，国画家张大千的遗体随火焚化。

大千似在沉睡，银髯不再飘动，双唇紧抿。穿上七套长袍马褂，戴上“东坡帽”，外罩红色的织锦被后，夫人和子孙不禁号啕。

张大千治丧委员会，昨天在荣总的怀远堂布置简单的灵堂。

大千居士年轻时候曾经出家，做了一百天的和尚，但是昨天入殓，没有诵经仪式。国防部示范乐队吹奏着哀伤的挽歌，张家的亲友，佩戴着小红花，参加这一位八十四岁老人的“喜丧”，哀痛的饮泣声，还是不断。

十四位三军仪队，九点钟到怀远堂门口站岗执礼。从怀远堂的门口远远望去，大千先生的老友，匍伏在灵堂前行礼。蒋总统和严前总统、谢副总统颁赠的挽额，高悬在灵堂之上。

九点二十分，大千先生的乡长总统府资政张群，持着拐杖，由公子张继正夫妇陪伴来到灵堂。灵前行过礼，转身到后厅见老友最后一面。

上午十点半钟，大千的遗体送进焚化炉。

历史博物馆决定在该馆开辟张大千书画专室，长期展出张大千的书画作品。十五日起首先展五十幅，以后每隔一个月更换一次，并由国内外收藏家提供。

史博馆首次展出张大千作品，有《四川资中八胜》、《长江八景》等。

又讯，行政院昨天院会，通过呈请总统明令褒扬国画大师张大千。

蒋总统颁的挽额是“亮节高风”，严前总统颁“艺苑宗师”、谢副总统颁赠的是“艺坛流徽”。

（1983年4月19日《参考消息》）



悼念

悼念张大千先生

吴作人

月前，闻张大千先生因病情恶化，住院就医，我们曾致电慰问。未几，即惊悉大千先生，已于4月2日晨在台北溘然长逝。噩耗传来，画坛痛失巨匠，一水之隔，两岸同悲，伫望东南，遥寄哀思。

大千先生原名张正权，后改名爰、季、季爰，字大千，1899年生于四川内江。幼年受慈母及兄长熏陶，潜心书画诗文。及长，东渡日本，习绘画与印染工艺。归国后拜曾熙、李瑞清先生为师，画艺精进，早岁即名扬海内。大千先生尤以石涛、八大、石溪、浙江诸家，摩研深透，落笔乱真，知者咸为称异；又兼汲沈周、陈老莲、唐寅等名迹，于山水、花鸟、人物，无所不工，笔路之广，见者莫不折服。加之广游巨川名岳，撷取精英；两涉敦煌宝库，追溯源流；鉴藏宏富，阅历积深，遂熔传统生活为一炉；师古不泥，化之为我，自卓然成一家之体。用笔雄健，设色明丽，画风清雅多变，在当代中国画苑中留下了他丰富的印迹。

1949年，大千先生去国海外，萍踪万里，漂泊无定。初至印度，次迁香港，又移南美，曾在巴西建“八德园”，居十数载，复又转趋美国蒙特利，筑“环筠庵”，于七十年代后期居台湾省台北市双溪“摩耶精舍”。三十余年来，大千先生往来亚、欧、美诸邦，举办画展，声噪国际，被誉为“当今最负盛名之国画大师”；亦为绍介宣扬我国传统文化艺术，作出了卓著的贡献。早在三十年代初，大千先生作品初参加赴欧展出时，徐悲鸿先生就曾赞其画“实令欧人神往”、“为国人脸上增色”。大千先生以他渊博的识见，令人景仰的成就，赢得了各国艺术界、评论界的尊重，增强了中国绘画艺术的世界影响。他的建树，是值得我们纪念的，他的声誉，是当之无愧的。

大千先生远离故土多年，乡恋之情，久而愈深。他曾慨叹：“看山还是故乡青”。近年，有人辗转从成都带给他一包泥土，他捧土百感交集，老泪纵横……闻者亦为之恻然。他在海外创作讴颂祖国山川的作品，难以数计，如1968年所作《长江万里图》，自灌县至崇明，万里江山，收于一卷，节奏跌宕，激情满纸，为极难得的巨制。诗词印章中，亦时可见“平生结梦青城宅”、“家在西南常作东南别”、“尘蜡苔痕梦里情”等语句，充满离愁别绪。他眷念亲属骨肉，故交弟子，不时有文字书画传递；艺林也一直盼祷他能早日康复归来，未料竟成永诀。

大千先生为先师悲鸿先生契友。三十年代，我在徐先生处常得瞻大千先生丰仪，四十年代初，先生自敦煌归，蓉城展出，先生作品的艺术风采及其声容笑貌，四十余年于兹，犹萦怀难忘。恨天不假年，大千先生未能亲携其精深造诣归来为吾艺苑之楷范，盛愿翻成空望，悲夫！

（1983年4月19日《人民日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张大千先生的生平和艺术

黄苗子

张大千先生今年八十四岁了。去年收到他远道寄赠的近作，想到这位离别了三十多年的老人，我总是忘不了他那虎虎有生气的神态。他有很深的诗文书画修养，是个谈笑风生的人物。谈到得意处，大胡子上下分开，纵声大笑。他不太拘于世俗的礼节，在别人家中作客，有时也把鞋子脱掉。他这种豪迈不羁的性格，常常成为朋友们谈话的资料。

张大千名爰，字季爰。一八九九年农历四月初一，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县七贤湾老家。这是一个具有艺术气氛的家庭。母亲是一位画家。二哥张善孖，很早就画画，后来成为以画虎著称的名画家。

张大千与二哥在艺术上有共同爱好，抗日战争前后大千在苏州和成都，都和善孖住在一起。那时张善孖为了画老虎，就自己养了小老虎，观察它的生活和动态。因此，他的老虎画得栩栩如生。张大千对于山水人物，也不断深入观察、写生。他常说，画家必须对描写对象有深厚的感情，要进行研究，要有写生的基础。张大千几乎游遍了名山大川。在现代画家中，他是较早到敦煌大规模地临摹壁画的一位画家。他说，“游历不但是绘画资料的源泉，并且可以窥探宇宙万物的全貌，养成宽阔的心胸，所以行万里路是必需的。”

他非常尊重他的老师曾熙（农髯）和李瑞清（梅庵、清道人）。在诗词书法上，他受这两位名师的影响很深。

这两位老师，都是诗词书画兼工的名士，大千受到他们的陶冶，能够从各种文艺中，吸收营养，丰富他的绘画。他曾说：“作画如欲脱俗气，洗浮气，除匠气，第一是读书，第二是多读书，第三是须有系统、有选择地读书。”从大千平日的题画诗文中，即可看出他知识渊博。他写得一手好书法，自成一家。他是一位不惜力量去搜罗宋、元以来书画真迹的收藏家。因此，能够认真地吸收古人的长处。大千的文艺朋友遍于海内外，他们在文艺书画方面，互相切磋，相得益彰。

张大千是一位雅俗共赏的画家。他在绘画上是一位多面手，山水、花鸟、人物无所不工，而在画法上，由细致的双勾到泼墨，由工笔重彩到大写意，他无不擅长。路子之广是少见的。他的作品又有一个统一的风格，这种风格我想用“明逸清艳”四个字来概括它。晚年虽入粗放，在山水上大面积泼墨泼色，但仍然是秀气满纸。他自己说：“作画笔触，贵在文而不弱，放而不野，沉而清润。”

张大千二十来岁就从临摹石涛、八大山人开始认真钻研国画，在人物小景方面他还受到新罗山人的影响，上追吴门画派的唐寅又揣摩了青藤、白阳等明代写意花卉。那时江浙一带的收藏家很多，他都千方百计去拜访，从而得以看到宋、元以来诸大家的真迹，并且获得揣摩临摹的机会。由于他选择的艺术道路和坚毅的求索精神，他在五十岁前就有了突出的成就。后来他栖迟海外，定居南美洲，直到近年住在台湾，观赏亚、欧、美各地风光，更加开拓了眼界，他的山水画就发展为用破墨、泼墨、积墨和青绿泼色，配合传统的渲染皴擦方

法，形成一种独特的新山水画风。这就是张大千六十至七十以后的成就。

张大千在题材和技法上，都不保守。对于民族的、外来的东西，他都能恰到好处地用来表现他自己要表现的题材。

张大千说："画家自身便（应当把自己）认为是上帝，有创造万物的特权本领。……造化在我手中，不为万物所驱使；这里缺少一个山峰，便加上一个山峰，那里该删去一堆乱石，就删去一堆乱石，……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笔补造化天无功'。"

张大千近年创作泼墨泼彩山水，有人认为是受到现代欧洲绘画风格的影响，但是他本人否定这种说法。他指出，从唐代王洽，宋代米芾和梁楷、石恪等，都已采用泼墨法，他只是在这个传统上加以发挥而已。

张大千一直在想念故乡，一九六〇年，他写一首题画诗：

不见巴人作巴语，争教蜀客怜蜀山；
垂老可无归国日，梦中满意说乡关。

投荒南美八年矣，日归未归，怀念故山，真如梦寐中事，漫拈小诗，写图寄意。

这首诗感情真挚，可以看出他对故乡的苦恋。

张大千喜欢园林，爱畜花木禽鸟。一九三一年后，他住苏州网师园。前宅是他和张善孖的住处，后宅是叶恭绰先生住所。网师园至今还是苏州有名的园林，近年重加整修，力复旧观。我于去年在苏州小住，还专门到网师园去看了一次。当日"大风堂"的客厅，连我坐过的紫檀椅子，吃过饭的大理石面饭桌，还依然如故；客厅前面曲径旁边的假山，善孖先生当年养小老虎的那个山洞，也一如曩日。

张大千近年来念念不忘祖国大陆的山川草木，更深深怀念多年阔隔的家人亲友。今年有人从四川成都带给他一包泥土，他睹物思乡，捧着泥土流泪。这几年他多次托人送画给他在大陆的老朋友和学生。

张大千的作品，曾在巴黎、纽约、柏林、伦敦、东京等地多次展出，受到各国艺人的推重。

张大千对朋友，对后辈总是推诚相待。画友中只要有一点长处，他就加以发扬，真正能够做到吸收别人的特点丰富自己的艺术，所以美术界都推重他。

（1983年4月13日《人民政协报》）

深切怀念我们的爸爸——张大千

张心智　张心瑞　张心庆

四月二日，当代著名的中国画大师、我们的爸爸——张大千在台湾不幸逝世。噩耗传来，我们万分悲恸，泪如泉涌。

我们虽然只在爸爸身边生活了二、三十年，但是他献身艺事、奋进不懈的精神，对儿女巴心巴肝的爱，对祖国、对故乡的无限深情，却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爸爸是一位卓越的艺术家。他在漫长的艺术生涯中，苦心志，劳筋骨，涉险巇，绵岁月，

不避艰苦，从事国画艺术的创作和研究，为人类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他在抗战时期，为了穷探国画艺术源流，带着心智和“大风堂”弟子两赴敦煌，置疫疠虫毒威胁而不顾，受旁人诋谤而不惧，在黄沙滚滚、不见茎草的荒岩上，浑忘时日地面壁临摹，“闭关熬炼”，从古代壁画中汲取丰富艺术营养。著名书法家沈尹默先生曾奉贻他一首诗：“三年面壁信堂堂，万里归来须带霜。慧苞明珠谁管得，且安笔砚写敦煌。”对他在艺术上的艰苦求索精神，备为赞赏。由于爸爸继传统，师造化，得心源，铸成了独特的艺技风格，在他笔下，有的作品清新俊雅，有的奇丽渊穆，有的因势赋形，磅礴奇幻。这些臻于上乘的作品，历年来在国内外频频展览和出版，赢得了很高的声誉。特别是一九五八年，爸爸以一幅秋海棠荣膺国际艺术协会选为世界伟大画家，荣获金质奖，誉满海内，名扬天下。于今，他老人家放下画笔，悄然离开人世，这对我国及世界艺坛是一个多么大的损失啊！

爸爸是一位慈祥的父亲。他含辛茹苦将我们养育成人，就是在他离开家园、飘零异国异乡的三十多年里，仍时刻心系儿女，对我们恩重如山。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一九三〇年，心瑞患重病，爸爸在大连知道后，心急如焚，马上叫妈妈赶回上海服侍，并深情地题诗念道：“三岁吾娇女，爱怜如左思。存亡未可卜，去住定何之。万里归慈母，千金市国医。远凭先世泽，应得免凶危。”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一九七三年，当心智之妻去世、丢下女儿兰先等无人照料时，爸爸至为关切，急忙从万里之遥修书带钱回成都，对孙辈作了妥善安排，一解心智心中忧虑。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一九八二年，心庆赴美探亲，爸爸想见女儿不成，便从台湾托人将自己精心绘制、留以自怡的一幅《春睡图》带给女儿，以作存念。这一桩桩、一件件，饱含着爸爸对我们深深的爱，浸透了爸爸的一片骨肉深情。然而，海峡阻隔，咫尺天涯，我们却生不能为老人家尽孝，死不能为老人家送终，心感万分罪疚，只能引领东溟，痛哭长天，用悲痛来寄托我们的哀思，用眼泪来倾诉我们的难言之苦。

特别令人追念的是在羁旅异国异乡的岁月里，爸爸日夜想念祖国，思念家乡，怀念亲人。六十年代，爸爸旅居巴西圣保罗，曾以能买到一本祖国大陆出版的《黄宾虹画论》，能看到一部国产故事片《野猪林》而倍感亲切和欣慰。同时，他也为羁居“八德园”，举头无家山，接目无亲人而深感投荒异国的凄楚。他曾写诗哀叹道：“不见巴人作巴语，争叫蜀客怜蜀山。垂老可无归国日，梦中满意说乡关。”对祖国无限向往，对故乡无限眷恋。一九七八年，爸爸回到祖国的台湾省台北市定居后，由于岁值垂暮，他倍加思念故乡，想念在祖国大陆的骨肉亲人。一九七九年，他在一幅梅花图上题道：“百本栽梅亦自嗟，看花堕泪倍思家”。画上的朵朵红梅，凝聚着老人家的滴滴怀乡思亲老泪。一九八〇年，爸爸得知人民政府给我们的堂兄弟心义落实了政策后，至为欣慰，马上画了一幅迎春茶花图送与心义、并在画上题句抒怀：“见报后，知汝已平反，改职龙泉驿，私心稍慰”。但是，一想到家乡的两个兄长，他老人家不禁怆然，又在题句中发出悲叹：“三叔今年九十六岁，四叔九十五岁，愚叔亦八十一岁矣。老年兄弟不得一见，奈何奈何！”一九八一年七月，四川遭受特大洪灾，爸爸知道后日夜不安，几次打电话询问亲人：成都淹了没有？重庆淹了没有？内江淹了没有？三叔住的龙泉驿淹了没有？对家乡情况萦回九肠，极为悬念。一九八二年，爸爸听说知名国画家张采芹老伯健在，回味旧事旧情，怀旧之意涌上笔端，即兴给老伯画了一幅垂丝海棠，并在画上题诗沉吟：“锦绣巢城忆旧游，昌州香梦接嘉州。卅年家国关忧乐，画里应嗟我白头。”不仅如此，在这前前后后，爸爸还多次托人传书带信，要故乡“天府”的肥泥沃土，要川剧《白

蛇传》的录相带，要青城山道人用的棕拂尘，要桑梓地内江的蜜饯……。当这些散发着故土芬芳的东西，越过千山万水，送到他手上的时候，老人家见物生情，感慨万端，伤伤心心地哭起来。就是在爸爸逝世的前夕，他还谆谆嘱咐心庆办三件事：替他上青城山看一看他当年亲手种植的梅花开了没有；帮他把旧时留在家乡的字画碑刻制成拓片；代他赴重庆向长嫂贺年，恭行弱弟的跪拜之礼。当心庆办完这三件事，正准备修书禀告的时候，谁知道老人家竟一病深沉，溘然长逝。真叫人悲不欲生，痛断肝肠！

我们今生再也不能与爸爸聚首，再也不能伴老人家用丹青妙笔去描绘祖国的大好河山。痛定思痛，我们只望祖国早日统一，海峡两岸的骨肉同胞早日团圆，再不忍看到他们象我们这样饱受骨肉分离之苦。我国民间有这么一种说法：人逝归天，五日能上望乡台。我们虽不相信封建迷信，但此时此刻却多么希望爸爸的魂魄能遨游家乡，能与我们在梦中相见，我们更希望，爸爸的骨灰能早日从异乡台湾省运回他的故乡四川，安葬在老人家生前神驰遐想的沱江之滨，“大风堂”下。

人生一世，骨肉情长，怅望云天，泪如雨下。安息吧，亲爱的爸爸！

（1983年4月16日《四川日报》）

回忆父亲张大千

萧建初　张心瑞

我们的父亲，国画大师张大千与世长辞了。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全家大小万分悲痛，老人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待人深情，处处为他人着想，对中国绘画艺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杰出成就。老人逝世，是美术界一大损失。

回忆我们前年去美国探望老人，才知道老人身居台湾，每隔三两日，老人总来电话环华庐（地名），与侨居美国的弟妹和我们长谈。对一家大小，都要一一问个究竟。对于亲友故旧，特别是艺术界的老朋友，更要问个明白。如若老一辈的逝世了，还要问其后辈如何？当时四川曾有水灾，老人每天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章，随时来电话问我们得到家乡的信息没有？要我们打电报、写信回家探询。此情此景，如在目前。

曾记1963年，心瑞携带小女蓬蓬，去巴西摩诘城“八德园”探望老人。蓬蓬刚七岁，母女终日侍奉老人笔砚，出则随行。老人为蓬蓬改名为荣韶。一日作一小画《禽石图》，并题短句以戏之：“送一半，留一半，蓬蓬蓬蓬你看看，到底你要那一半。”题毕对蓬蓬说：“爷爷这幅画给你，但只给一半，你要那一半，快说！爷爷好裁开。”蓬蓬细看，横裁直裁都会破坏这幅画，要求爷爷不要裁。心瑞才赶忙告诉女儿：“傻孩子，爷爷是逗你玩的。快谢谢爷爷。”蓬蓬的紧张心情解开了，爷爷笑了，说孙女老实可爱。

在八德园一年，母女日日夜夜伴随老人于画室，或游玩于庭园，饱赏五亭湖（大千老人巴西庭园一景）畔风光之美，共享祖孙三代天伦之乐。六月，值心瑞生日，老人为作巨幅山水画（八德景）赐以留念。他问心瑞：“女今几岁？”瑞答三十六岁，老人携着心瑞的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说："时光流逝何如是之速！与儿分别竟十八年矣！"言犹未已，声泪俱下。继母徐雯波夫人在旁，安慰老人说："女儿远来省亲，今值三十六岁生日，乃一家之喜，何伤感如斯！"乃步出堂屋，去松林道上，看长肩猿跳掷嘶鸣，不知落日斜晖，红映湖上矣！

老人最喜人多热闹，作画如无朋友在旁，必叫家人子女学生等，欢聚画案，说说笑笑以助兴。老人谈笑风生，似不知倦。

心瑞幼年学书，颇得老人赞赏，去巴西时，偶亦作画，曾临摩老人《岁朝图》，被老人看到，加以点染，并题词其上："拾得（心瑞乳名）爱女，远来省亲，温凊之余，偶效老夫墨戏临此岁朝图，颇窥堂奥，喜为润色之。爱翁并识。"

聚散乃人之常情，虽然如此，老人仍不愿女孙离去。但想到我们还有一家大小，没可奈何地仍送母女到香港，挥泪而别。竟未想到一别竟成永诀！行前又为莲莲绘制一幅山水画，题词写道"此予新得，磐硐泉石之胜，当为摩诘冠。闲日逐游，外孙女荣韶辄相随，憨跳其间，顷忽将还蜀，治乱不常，重来知复何日，言念及此，能无怅恨！俾以此图，永以为念！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祝汝，亦以自祝也。"短短数语，字里行间，无不充满爱和泪，老人对于我们的小小女，如此厚爱，并寄予殷切希望，为其祝福，岂料分别三十余年，竟不能一晤，舍我们而去，悠悠苍天，夫何言哉！

附注：张心瑞，大千先生长女，四川美术学院退休职工；萧建初，大千先生子婿，四川美术学院副教授。

（1983年4月17日《四川日报》）

隔海遥望悼大千

访张大千先生的夫人杨宛君

刘广林　刘春声

不幸的消息从海峡彼岸传来：我国著名画家、一代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因病在台北逝世了。近日，我们特地看望了张大千先生在北京的夫人杨宛君。

张大千先生是一九四八年离开祖国大陆的。杨宛君说，大千离开大陆三十多年，无时不刻地思念祖国和亲人。他说过，世界上任何地方也没有祖国的山河美。在大陆时，他遍游各地，把祖国的大好山河绘入自己的画图，成为一幅幅珍作。到台湾后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回到大陆来，他思乡之情与日俱增。在逝世前，大千还创作了一幅写意画《庐山图》，他说，"我虽没到过庐山，这就是我心中的'庐山'。"

杨宛君说，大千思念祖国和亲人，我也年年月月盼望着他早日回到祖国大陆，尽情发挥他的才华，创作出更多的作品。谁知，他没有能实现我们共同的夙愿。如今，他逝世了，我感到无比伤心，无限遗憾……

杨宛君既是大千先生的夫人，也是大千先生的学生和助手。直到如今，杨宛君回忆起早年随同张大千先生游历名山大川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她沉痛地说，听说大千在病重时不得不卖画治病，我感到由衷的酸楚。现在，海峡两岸还是不能来往，我只能遥望

南方悼念大千哪！

杨宛君住在风景优美的天坛公园附近，新建的单元楼房干净豁亮。她告诉我们，新中国成立后，她在四川搞文艺工作。六十年代初，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来北京定居。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她生活幸福，精神愉快。现在她正在家中安度晚年，政府把她的生活、医疗等等都包了起来，还时常请她参加社会活动。她不无感慨地说，‘如果大千早年能回到祖国怀抱，该是多么幸福啊！’主人拿出近日刊登着各种纪念、悼念张大千先生文章的一张张报纸，真诚地说：‘在悼念大千的时候，我还要问候大千在台湾的亲属、子女，并盼望他们早日回到祖国大陆，和在大陆的亲人团聚。’

（1983年5月17日《人民政协报》）

不信故人今化鹤　临风遥祭哭南都

孙　庆　生

当代中国画大师张大千在台北病逝的消息传到南京后，江苏省著名画家黄养辉不胜悲痛，4月4日上午特赋七绝四首，悼念大千先生并电慰张夫人，诗曰：

“燕山昔日记同游，历尽沧桑知几秋，
回首音容悲断梦，曾凭画笔貌风流。”
“噩耗惊闻电讯中，海天哀思万千重，
峨嵋秀出天人笔，鸿爪雪泥忆旧容”。
“海天念我寄音书，我待君归共画图，
不信故人今化鹤，临风遥祭哭南都。”
“故人生死总千秋，画品人间第一流，
遥电夫人自珍重，先生诗画理从头。”

1942年，张大千与黄养辉均受徐悲鸿先生之聘在重庆中国美术学院工作，张大千是研究员，黄养辉是副研究员兼徐悲鸿院长秘书。两位画家共事多年，建立了深厚的师友之情。1948年9月，张大千先生和夫人特地从上海到北平看望徐悲鸿先生，由黄养辉先生接待，黄养辉为大千先生夫妇接风后，又陪同游览了故宫博物院。当晚大千先生豪兴甚佳，在住处请黄养辉为之画速写像，画成（见前图），大千先生看了非常高兴，并挥笔题词赞赏。从此一别三十余年，但相互关切之情未减。1982年春节，大千先生曾从台湾辗转寄来近照和《张大千画册》给黄养辉留念，黄养辉特于元宵指墨书写“大寿千春”四个篆体大字回寄大千先生，互相祝贺新春。不久前四川内江市为大千先生修故居，黄养辉还应邀题写了“大风堂”篆文。数十年来，黄养辉先生一直盼望和大千先生早日晤叙，不料突来噩耗，倍感伤痛，只得长歌当哭，不信故人今化鹤，临风遥祭哭南都！（1983年4月6日《团结报》）

蓉、沪、京举办张大千绘画遗作展览

张大千画展在成都开幕

在川美术家作家艺术家和社会各界、张大千生前友好、学生、亲属四百多人出席　李少言在开幕式上讲话

本报讯　昨（13）日上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四川分会、四川省博物馆主办的已故国画大师张大千画展，在成都人民南路省展览馆正式开幕。

四川是张大千先生的家乡，他留在家乡的作品很多。这次展出的作品，是从张大千先生自1924年到1982年的遗作中，挑选出的150幅。

上午九时半，省博物馆馆长、四川大学历史系主任徐中舒教授主持开幕式；省文联主席马识途剪彩。

在四川的美术家、作家、艺术家和社会各界人士，大千先生生前友好，以及大千先生的学生何海霞、王永年、胡梦痕，大千先生的亲属萧建初、施硕权、张心义、张兰先、晏良伟等四百多人，抱着怀念的心情出席了张大千画展开幕式。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美协四川分会主席、著名版画家李少言在开幕式上讲了话。他说：张大千先生是当代著名的中国画大师，毕生从事国画艺术的创作和研究，为人类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李少言赞扬了张大千热爱祖国的品德，他说：张大千先生在定居祖国台湾省台北市的垂暮之年，他愈加向往祖国大陆，思念家乡和骨肉亲人。我们不仅对大千先生半生零落异乡，未能实现“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的夙愿深表怆痛，而且对一千八百万台湾同胞寄予无限的关切。我们希望台湾当局依时顺势，择善而从，接受和谈倡议，和平解放台湾问题，使海峡两岸骨肉同胞早日团圆。同时，也希望台湾画界的同仁，与我们携手合作，共为一体，一起探讨张大千先生的国画艺术，为振兴中华的文化艺术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做出积极的贡献。（《四川日报》记者　孔繁祚、王沛）

《张大千画展》在京开幕

据新华社电　为了纪念我国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研究院、中国美术馆联合举办了《张大千画展》。著名美术家华君武、王朝闻、蔡若虹、李可染、关山月、黄胄、黄独峰等参加了6月13日的开幕式。叶浅予在开幕式上讲了话。

有关方面负责人许德珩、朱学范、杨静仁、刘澜涛、钱昌照、叶圣陶、王首道、何长工、汪锋、朱穆之、孔原、罗青长、伍修权和张大千生前好友与学生何海霞、黄苗子、张君秋、俞振飞等，及他在大陆的亲属也参加了开幕式。

张大千遗作在沪展出

新民晚报1983年4月21日讯　上海博物馆和中国美协上海分会联合举办的《张大千遗作展览》，将于明日下午起在上海博物馆大厅举行。

这个展览会为期一月，全部展品除馆藏作品占半数外，其余均是从张大千生前友好及其弟子处借来的作品，共有一百多件。

这些作品的内容有山水、人物、花卉等，虽不能说是张大千各个时期的代表作，但是早年至晚年的作品均有展出，可以使人窥其一斑，了解这位国画大师绘画风格的全貌。而且其中颇有几件精品，可供观摩。

张大千画展参观记

4月13日，春光融融。

由中国美术协会四川分会、四川省博物馆联合举办的《张大千画展》开幕了。在成都的我省各界知名人士和群众，络绎不绝地进入四川省展览馆，怀着敬佩的心情参观张大千先生的作品。

张大千先生1899年出生于四川内江县，幼年随母和他二哥张善孖学画。以后到上海拜师书画家曾农髯、李梅庵；抗战时期，他不避艰苦，赴敦煌石窟潜心研究古代壁画，从北魏、隋唐、五代的壁画中汲取丰富的艺术营养。著名书法家沈尹默先生曾以“三年面壁信堂堂，万里归来须带霜。蹇茹明珠谁管得，且安笔砚写敦煌。”一诗相赠，对他在艺苑艰苦求索的精神，大加赞赏。

张大千先生在家乡留下了大量遗作。这次，展出了他的作品150幅，其中，有四十年代他在敦煌临摹的《天王图》、《飞天》、《文殊师利一铺图》、《璎珞大士图》，有四十年代以后的山水、工笔花鸟、仕女及书法作品；此外，还有他近年的一些作品。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四川分会主席李少言向我们介绍说：“张大千先生在艺术上继承了我国古代绘画的优良传统。他遍游名山大川，丰富了生活。所谓继传统、师造化、得心源三者皆具，故尔形成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其作品早期表现为清新俊雅，后来渐趋奇丽磅礴。旅居印度、巴西后，他又有选择地吸收了西洋绘画的表现手法，于泼墨泼色中，因势赋形，衍出了磅礴奇幻的艺术境界。他的作品历年来在国内外频频展览和出版，赢得了很高的声誉。1963年，他向当时重庆市委统战部长杨松青同志、宣传部长何正清同志、四川美术学院院长王颂威同志和我都赠送了作品，我们都作为珍品收藏着，其中有些作品这次也和大家见面了。”近年从台湾回大陆定居的88岁老画家刘雅农先生，在参观大千遗作时特别激动。他说：“大千是我的老朋友。60年代，我曾将他一幅八丈长、四尺宽的《长江万里图》印了一千幅，在海内广为传布。这幅《长江万里图》，从长江发源处一直画到入海处吴淞口，可谓博大精深，其泼墨

气势之壮，世所罕见。现在，我回归故里了，他却在台湾溘然长逝，我很难过。”

在展厅中，我们碰见不少大千先生的生前友好。年逾古稀的老画家朱竹修就是其中的一位。朱竹修四十年代初就是大千先生的知音，他常常请张大千教他的女儿朱玮君、侄女朱纫君和朱佩君作画，后来朱家三姊妹画艺大进。朱竹修爱大千先生作品成癖，竟不惜卖房子以搜求大千先生的画。解放后，朱竹修将收藏了多年的大千先生的作品献给了国家。如这次展览会上展出的《朱荷图》、《竹窝图》、《青绿山水图》、《松下鸣琴图》、《白衣大士》等作品，令人赞口不绝。颤巍巍的朱竹修由朱佩君三姊妹扶着，站在画前对我们说：“这次重睹这些作品，仿佛四十多年前大千先生悉心指导我的子侄习画的情景重现目前。”

张大千先生不仅画技超绝，而且不乏思乡爱国的情愫。他旅居巴西时，曾写诗叹道：“不见巴人作巴语，争叫蜀客怜蜀山。垂老可无归国日，梦中满意说乡关。”他在垂暮之年，愈加想念家乡和亲人。专程从重庆赶来参加《张大千画展》开幕式的张大千的女婿、四川美院的副教授萧建初告诉我们，1981年他们去美国探亲时，正值四川闹水灾，大千老人每天都在台湾省同他们通电话，探问灾情，打听祖国大陆上的老朋友。萧建初还指着展出的巨幅山水《八德图景》，回忆了1963年他的妻子（张大千的女儿张心瑞）携带小女莲莲，去巴西探望张大千的情景。萧建初还告诉我们，张大千在给亲人绘制的《梅花图》上还曾写道：“百本栽梅亦自嗟，看花堕泪倍思家。”这说明，愈到晚年，大千乡恋之情更加殷切。

环顾展厅，人们在每幅画前，或凝神注视，品味画的精神；或指点比划，交口赞誉，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热忱。

川台记者　张声远
川报记者　陈儒珍

乡里、友人的挽联与挽诗（词）

〔挽联〕　挽张大千三兄爱　王蘧常

“回忆吴门，怪木奇峰追尊者；
遥伤艺苑，摹天绘海失斯人。”

注：石涛诗句：“搜尽奇峰作草稿”。其晚年病目，号瞎尊者。

（1983年4月17日《新民晚报》）

遥吊张大千乡翁

“昔曾倚杖青城，歌啸云天，莫叹梅花寂寞开无主；
今竟骑鲸碧海，魂归大陆，长留画图颜色照丰神。”

“画图省识猿公面；（指大千先生以母梦猿而生因取名爰）
碧海难招杜宇魂。”

——初　梅

“我为桑梓哭公，絮酒悲凉，岂独云情深画苑；
此后琴尊谁主，梅花冷落，那堪月夜过青城。”

“春骢梦醒台风冷；
沧海魂归蜀道难。”

—— 启 生

〔挽诗（词）〕 悼大千居士在台病逝

（七律一首、七绝四首）

天上长银苇航难，杜宇声中血泪斑。
梦绕江南归思迥，凭将绝笔写庐山。

一枝妙笔任纵横，万国争强艺苑英；
寒雁金秋怀故里，杜鹃啼月动乡情。
定知狐首终须正，莫讳鸿毛竟太轻。
蜀水巴山空如梦，苍茫何处问归程。

—— 王体诚

妙画常见家国好，俄惊噩耗海天传，
莺飞草长江南岸，谁写人间大自然。

—— 陈千秋

绝岛飘身泪暗吞，丹青难绘意中痕。
登楼莫向秦云泣，烟水茫茫总断魂。

盈门接踵睹遗笑，笔底云烟多壮观。
漫说洛阳增纸价，长留瑰宝耀人间。

—— 阿 英

《思 佳 客》

——悼国画大师张大千

一代名师陨逝波，丹青万帧废吟哦！
情深故国劳归梦，骨瘗他乡起薤歌。
思海客，怅行窝，泪飞如雨任滂沱！
生花妙笔凭谁继？艺苑新人奋发多。

—— 何 亮

艺行

绘作《荷花图》献赠毛主席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北平和平解放。寓居香港的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出于对毛泽东主席的景仰和热爱，专意作了一幅《赠润之先生荷花图轴》，托何香凝先生带往北平转呈给毛泽东主席。

此图轴系纸本，纵一百三十二厘米，宽六十四点七厘米。墨画荷叶莲花，设淡色。左上方题款："润之先生法家雅正，己丑二月，大千张爰"。旁压两方朱印。图中近景画舒卷自如，卓然而立的茂荷两叶。中景画掩映于荷影中的白莲一朵。画面清新秀美，仿佛溢发着阵阵荷香之气，给人一种生机盎然、万象一新的印象。

全画构图饱满而疏密有致；用笔雄魄豪放，圆润凝重而脉络分明；墨色酒脱恣肆，却又浓淡有韵，宜如一曲"水墨墨章"的交响乐。

此画现藏毛泽东故居。作为一件珍贵的艺术纪念品，它已被收入即将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故居藏书画家赠品集》中。

（图见本期封三）（刘玉山）

（选载自1983年5月23日《人民日报》）

张大千、毕加索两位世界大画师的会见

王亚法

一九五六年，张大千首次赴欧洲，在罗马和巴黎停留。七月二十八日，毕加索在巴黎的古城堡中热情接待了张大千和他年青的夫人，并共同探讨了艺术上的重大问题。共进午餐后，毕加索陪同张大千夫妇参观了他的画室和花园。在草坪上，两位艺术大师象顽童似地相互掷花嬉戏，不亦乐乎。

那天张大千画了一幅"墨竹"赠送毕加索，毕加索则画了一幅"牧神"像回赠张大千。这次会晤，被当时的西方报纸说成是"历史性的会见"。

消息传出后，许多收藏家蜂拥而至，争相觅宝，有一位书商愿出十五万美元的高价向张大千购买"牧神"像，张大千当然不卖。

（选载自1983年3月19日《新民晚报》）

（两图均见本期封三）

张大千与范振绪老画师的珍贵友谊

马耀南

前不久，笔者有幸在甘肃兰州会见了已故陇上著名书画家范振绪先生的夫人杜郁文女士，她向笔者详细介绍了范老生前和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的交谊。还取出了珍藏多年的大师题赠范老的书画让我观赏。并叙述了范振绪先生生前对故友大千先生的深切怀念！

范振绪先生（一八七二——一九六〇）字禹勤，号东雪老人，甘肃靖远人。是清光绪癸卯科进士，与沈钧儒先生同庚，同年，同榜，同赴日本留学，同为矮个子，又同是长髯，故时人美誉二老为“六同”。范老以诗、书、画名噪一时。《画史汇传》有他的小传，《中国名人画集》也收有他的山水画作品。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偕同夫人前来甘肃访古，并致力闻名于世的敦煌莫高窟壁画的临摹和研究。张大千先生和范老素有交谊，这次陇上相会重游，友情更加笃厚。大千先生对范老十分推崇，称他为：“全国画家南宗殿后作家”、“老师”、禹丈”。大千先生虽小范老二十余岁，但范老对大千先生总是以画友、师弟相待，十分敬爱。大千先生在陇上遨游期间，曾在甘肃武威和范老欢聚多日，一同磋磨画艺，一同游莫高窟、万佛峡、文殊山等陇上名胜古迹。两位画坛名流相处之日，赠诗作画，友情弥坚，成为当时人们的美谈。大千先生赠范老的书画不少，其中有双勾对联《禹勤仁丈诲正》：“稍闻吉语占农事；欲遣吟人对好山。”有次范老谈及自己童年慈母含辛茹苦督其兄弟三人苦读的往事时，大千先生深为感动，即精心为范老画了彩墨人物山水手卷《青灯课子图》，并题诗曰：“……人前每颂白华诗，树静风摇泣罔极。永忆高堂寸草心，百年留照丹青色。肃穆拜公命，载笔为斯图，明贤唯有母，在昔慰醇侣。”落款为“癸未孟秋应禹勤道丈命谨写太夫人课子图并赋求正。郡后学张爰。”这幅《青灯课子图》笔墨细腻，构图如实，形意逼真，将范老的身世及其高堂的寸心洋溢于笔端，跃然于纸上。其意境之高，凡艺林诸人莫不交口称赞。可以说是大千先生写绘的珍品。

范老也为大千先生的不少画或题诗，或题跋。如大千先生的《仿王晋卿巫峡清秋图》范题诗：“游踪万里半天下，未见巫峡十二峰。却喜张髯临没骨，万年气象白云封。”大千先生的《戏拟榆林窟唐人壁画》上，范题跋：“此大千与余游榆林窟后，见窟中唐画随意背临，神情与壁画颇肖，足征早入唐贤三昧，近世无其匹矣。”

大千先生一九四三年离开甘肃时，写了《别榆林窟》诗：“摩挲洞窟记循行，散尽天花佛有情。晏坐小桥听流水，乱山回首夕阳明。”抒发了大师对陇上依依难舍的深情。然而这陇上一别，竟使两位画坛挚友，再未能欢聚，诚为憾事。

范振绪先生，解放后深得人民政府的关怀、倚重，被任命为西北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还被选为甘肃省政协副主席、民革甘肃省委员会委员。范老一九六〇年病逝，终年八十八岁。范夫人告诉笔者：范老生前十分怀念远在台湾的故友大千先生，和友好相聚，往往谈及和大千先生在一起的往事，盛赞大师国画艺术的高超成就，还把大千先生所赠书画供友好观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